

我有告訴過你一個年輕老師的故事嗎？

那是在去年的一月，時序正進入寒冷的深部。從十月開始的大體解剖課程已經進入了尾聲，在最後三十天幾乎是兵荒馬亂緊湊崩潰的時刻。考完了大家呼著這輩子目前最艱難的大體跑樓考試後，一切以高速緩慢下來，像是突然把節拍器的桿調到最高一樣。我們縫合著老師們的皮膚，等待最後的入殮儀式。

這天的實驗室多了一些低聲交談，交頭接耳的景象因為寒假的接近已經很久沒有見到了，大多數的時間我們安靜地縫著，一針一線。你知道有個新的老師進來了嗎？噢真的嗎，我不知道。他是我們同校的學長，電機物理雙主修，才二十四歲。嚟天啊，只比我們早一點點出生。

中午的時候我坐在實驗室外休息區的沙發上，和同學三三兩兩地聊著天。助教走過來說著，「入殮儀式上你可以幫大家念出你所寫的文章嗎？」。這門課的最後大家都必須要寫一封給老師的信，這些會放在老師躺著的身邊一起火化。那時候的我連信的具體樣子都還沒有雛形，點點頭，有一點開心、一點緊張。回過頭，看著那片巨大刻著無我之愛的牆面，搜尋著陪著我們一學期的老師的名字，然後發現在原本的行列又多了個姓名，是大家說著的那個學長吧。

之後的那些天，在書桌前努力調成自己最喜歡的姿勢，電腦上的游標閃啊閃，一個字一個字打出又刪掉，修成一篇應該可以表達我的感謝的文章。在入殮儀式上念完之後，也同時寄到了報社。希望老師的家人，可以看到我們的感謝。

被收錄的通知馬上就接到，可是翻過了一整個寒假的報紙卻還不見文章的蹤影。是下星期吧？是下個月吧？是清明節吧？然後我開始放棄等待。直到五月中旬爸爸電話中傳來要去買報紙的聲音。而那天我的信箱中同時也躺著一封信。「有位讀者來電反應，深受感動，想與您聯絡。為尊重作者的權益，我們並未將您的聯絡方式給她，您可自己決定是否與她聯繫。」

這天晚上我打了電話，親切而飽滿的聲音從話筒中傳來。得知我所就讀的學校科系之後，妳知道我是誰嗎，電話的那一端這

樣說著。想著撥出電話06開頭的區碼，還有不知怎麼的從那天望空邸寫著無我之愛的牆後記下的名字。您是那位年輕老師的媽媽嗎？說著小心的疑問句，可是心裡偷偷確定。

是的，我是，那是我的兒子。

短暫的電話交會可能留下了一點漣漪，之後有時候想起翻開當時留下的電子郵件卻總是因著好像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而又閉上。其實我們本來並不相識，年輕的老師不是從手上逃走；他還在等著，等著過了兩年的彼時讓學弟妹們學習。他會成為他們這輩子記住且最重要的人之一。

又是一個新的一月，時序轉了一圈再度進入寒冷。只是比起台北，台南和高雄並不深處，或許應該說還留著秋天那股紅紅溫暖的氣息。少了楊樓的年初一缺了些年的感覺，我拿起電話撥出當時留下的電話號碼，在溫溫熱熱的新年裡。帶著點突兀的解釋並介紹著自己是誰，嗶嗶嗶我記得妳，好開心好開心，新年快樂。電話那頭，一樣的頻率，一樣的神采奕奕。剛剛好配上天氣的溫度。我記得妳住在高雄，那天方便來台南玩玩吧。好啊好啊，不過因為家中做生意忙，可能要等到初五以後，我說。

談家裡無生意忙，不然我們過去拜訪你們好嗎？電話中年輕老師的媽媽說著，就剛好是初五。

小小的店裡客席不多，我們一行七個人擠在四個人的桌子旁。老師的爸爸媽媽、老師的妹妹、老師當兵時的長官一家，還有我。談著說著，笑著哭著。原來這是年輕老師的家人和生活，他們的愛他們的想念，他們的不捨他們的放下。聊到了夜裡，家中的招牌燈也點亮了。每一個家庭都有這樣一道光，是等待也是祝福。無論今夜歸不歸來，都是守候都是思念。

家人在那裡，燈就懸在那兒。而那天我們家裡的亮度特別明。

我再告訴你一遍年輕老師的故事，好嗎？

有一個由台南到台大念書的男孩叫蔡秉璋，家庭型造出這樣一個好脾氣好個性的他。他在二十三歲拿到了電機和物理雙學士的學位，但是因為無法拒絕老天爺所以被召喚前行。而在台南，還有蔡爸爸蔡媽媽秉宜，和秉璋有著極度相似的個性及善良繼續著。他們開心著照顧著因為秉璋而認識的朋友們，全家一起，像是幫秉璋找著居住地那裡子的一起。

這是我要告訴你的，但是未完。離開，不一定代表結束。